

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十七

宋 陳經 撰

說命上 商書

說命三篇皆叙高宗傅說君臣相得之始終也上篇言所以得傅說之由與傅說所以復君之意中篇言傅說所以進戒其君下篇言高宗之所以學于傅說愚嘗怪傅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

不由家世不由勲業不由資序田野之夫一旦得君其君遂信之不疑傅說亦自信不疑天下後世亦從而信之不疑其事亦異矣嗚呼此豈可以常情拘而以常事論哉有高宗有傅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傅說而欲效其所為則必有以私意而用人不合于公議者矣若漢文以夢而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此豈足憑哉後欲用人者當如堯之試舜則可以無失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此孔子序三篇之書也三篇之書高宗之所以資說者亦多矣而序書特取其三句者君臣之相得者孰大于此者乎天下惟有一理私心隔之則雖有同席而不相知者至誠之道無有遠近無有彼此無有顯隱無有夢覺無有上下無有貴賤無往而非一高宗之夢以誠而感傅說之得以誠而應譬如明鑑當臺有物必照初非鑑往亦非物來後世儒者不知此意

且謂高宗憑恍惚不足信之夢安能信天下之不信
高宗之夢豈能盡其人之形狀百工之刻其形者又
安能盡其夢中之形狀傅說之賢亦豈輕以形狀之
相似而遂輕來必是高宗與傅說相知之久恐他人
未之知也遂因時俗之所尚者以聳動天下商人尊
神而先鬼今托之于夢必其信之者為此說者是以
詐心逆高宗也高宗傅說恐天下之不已信而托之
于夢自欺猶不可而况以欺天欺當時猶不可而况

以欺後世夫子序書亦何爲而序之哉此蓋以後世
私心度聖賢而未知有至誠相感之理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高宗居憂三年信任冢宰陰默不言此居喪之禮也
其心純乎孝思他事皆無預焉作史記此者以其居
喪而不言可也豈以既免喪而猶不言乎此百官羣

臣所以拱手待命而進諫也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觀羣臣進諫之言如此亦豈庸常之説哉明與哲皆智也自知謂之明知人謂之哲明哲者君德也堯之克明俊德大學之在明明德皆明此而已君既具此明哲豈以為私有哉必也推而作則所以寓于制度紀綱之間皆明哲之用也天子為萬邦之君處臣民之上則天下咸仰賴焉故曰百官承式式者法也作之則謂之則承之則謂之式實一也王有言所以

布命于下不言明臣下將何所稟命哉上行之為命下行之為令亦一也曰則曰式曰命曰令無非人君明哲之用令也高宗默而無言則是以明哲為己有而不用之天下皆百官諫王之意也竊意高宗之在當時既免喪之後商道既衰思得一賢者與之共任事熟視朝臣未有當高宗之心者所以恭默不言雖然其不言者非不能言也使高宗而不能言則是柔懦不足與有為之主曾猩猩鸚鵡之不如惟其非不

能言故不言之中誠意所格自足以格服天下羣臣未之知耳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王于是用臣下進諫之故而作書以誥之台我也以我正四方惟恐德之不善故不敢言惟自以為不善此高宗之所以為賢也此一句可見虛心無我所以

恭默也恭敬也默不言也其心思乎道故恭默而純一想其戒謹恐懼外物不足入吾之念慮所以誠與天為一與傅説為一故審夢中之形狀刻其形以旁求惟説築于傅氏之巖其形實類夢中之形狀此一段當以易之咸卦觀之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惟其虛所以能感而山澤通氣高宗之所以能感乎天能感乎説者以其知德之弗類恭默思道而虛其心也雖然高宗豈無所自而然哉其始之學于甘盤

而所得已多故今日之恭默思道今日之得傅說皆前日之學于甘盤而有得者也後世以私心而窺聖賢者謂夢中所見未必有是事又安知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實有是事哉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先生聞其名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伊川不值還至中途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于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髙宗傅說之事不誣矣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得傅說于一見之頃知其為賢于是不由次序遽登之相位既登之相位又置之左右使之日親近于君側而高宗亦得以日聞正言曰觀正事命之曰

朝夕納誨謂之朝夕之間常納規誨以輔君德則無時而不納誨也以版築之微一旦為相貴賤愳勢親踈異情茍其君不能自忘其勢其臣不能忘人之勢則諫諍之言亦無自而入置諸左右而親之是髙宗自忘其勢也命之以朝夕納誨是俾其忘人之勢也金必資礪而後能成器巨川必資舟楫而後能濟難大旱必資霖雨然後民蒙其澤喻以作礪為未足又喻以舟楫喻以舟楫為未足又喻以霖雨葢大臣有

無所不能為之才故人君亦責以無所不為之事言事事皆欲倚頼說也開啓汝心謂開心見誠也沃我之心如水之沃潤萬物有漸漬灌漑之意古之大臣所以格君心之非者非一日之積葢其沃漑之有漸矣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者望其苦口之言以藥我也毒藥使人昏瞶其病乃除苦言雖使人難受非心乃格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足而行不視地則必有以傷其足不資傅說以為之視聽則必至于害事

高宗託之于物以喻其情其言不能自已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此則使傅說率其僚屬同心以輔上也舜之治百僚師師者為之文武之治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者為之若傅說一人忠于君而百僚未必忠于君則傅說之以一齊人咻之以衆楚王誰與為善哉此高宗以暨乃僚命之而說亦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自任也然則同心以正君者當如之何曰當如先王高后可也先王者自武丁以前之君高后者湯也商

家之先王高后其心在于康兆民汝能使其君循先王之跡蹈高后之轍以安天下之民則為臣之責塞矣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高宗剖心腹以告說說當敬其命而終之可也敬之于一時未已也必當終始常以欽為心可也此章有以見高宗所以責任傅說之切處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復者與孟子有復于王者之復同說以此答其君也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葢君能從諫則非心邪念自去天下之善言日聞其有不成德乎君既從諫而聖則為之臣者先意承志而諫更不待命何況君已有命誰敢不敬而順之者乎未命者尚且諫則已命者可知人臣誰不欲進諫惟人君無從諫之心則臣下皆莫敢進一旦其君開悟有樂從諫之心則臣下不問已有命未有命將無所不諫譬如江海善下百

川之所歸也余觀此章深怪當時高宗責望意其必有高見遠識以聳動高宗之心今其所言特曰從諫又况其君未有此心言之可也今高宗資以啓沃無非樂從諫之言而傅説又以此復之得無贅乎嗚呼此有以見人君之盛德與傅説之心矣人君之德其他皆不可有過至于從諫不患有過愈從諫而德愈進此是傅説培植高宗之根本將順其君之美德似贅而不嫌其贅也

說命中

此篇乃傅說既為宰相進戒于王一言一句如醫者用藥皆足以療高宗之病此乃古人宰相之事業人主以百揆之任付之大臣禮樂刑政與乎斯民之休戚利病豈無當言之事說既畧而不言豈自版築起登相位未之知歟抑亦知之而不敢言歟未知則不智知而不言則不忠而傅說之勲業則非不忠不智之所為也葢古人用心皆自本原者觀之孟子曰大

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傅說可為大人矣然高宗本中興賢主恭默思道誠交上帝非心何自而有蓋已形之過易見而未形之過難知常人見于已形君子則察之于未形心術之間毫髮或差則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豈可謂恭默思道而遂無過哉高宗未形之過雖高宗亦不自知說則一見而知之矣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史官于此篇之首言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二句其意深矣總百官乃居冡宰之任也君以冡宰之任付之已是其信之已篤任之已專而為臣者復處任大責重當言之地則所謂可以言而言之時也使高宗信之未篤任之未專而說未處總百官之位則未可以言而說亦未肯言矣明王奉若天道惟古之王者明德足以有察知天道之自然所當奉而順之天

有日月北斗二十八宿之布列尊卑相正大小相繼故王者法之而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邦乃天子之國與諸侯之國都乃天子之都與諸侯之都后王君公者亦有尊卑小大之不亂如天象然豈王者以此為逸樂自奉之具而使天下之承乎已哉其本心則專于為民而已亂者治也若后王君公者不能治其民而樂于下之奉已則豈所謂順天道哉此則傅說是先說為人主之題目使高宗知

所以為民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上文既言為君之題目在于治民矣故此章始言為人君之徳所以治民者當在于憲天聰明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三句又總括下文之意專就憲天聰明上說亦是箴高宗之病葢高宗

本是明哲之主明哲即聰明也然聰明自有二等有一等乃作聰明如漢武帝如唐德宗皆作聰明而自恃者也有一等乃自然之聰明如堯舜之聰明成湯之天錫勇智皆自然之聰明本乎天者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聰明出于自然至公無私若人君之聰明以至公自然者為體不用一毫之私意則是憲法乎天矣君能法天則臣下敢不敬順民亦敢不從治君若不違乎天則臣民自不違乎君自

惟口起羞而下逐件言所以憲天之事口者號令之所自出也號令一不謹則出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起羞也甲冑者所以為備禦之具也備禦或不足則敵國外患如鬼方之屬肆其輕侮之心是起戎也衣裳所以彰有德古者再命受服是也必當再察其藏于篋笥之時恐其錫予之濫及干戈所以討有罪必當省察在已無闕然後動恐其征伐之妄加此四件事皆當致謹茍不致其謹號令之輕出備禦

之或怨賜予之濫及征伐之妄加皆非所以循天理之自然此四句上二句事有出于已者當防其失之在人下二句事有加于人者當審其用之在已或出于已或加于人王當無所不戒信能明乎此四者則將無所不美明字極重察于此而或失于彼者皆未足以謂之明能明則洞見四者皆有自然之天理不可踰越事事中節則推而行之者豈有不美乎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自此以下亦是說憲天聰明之事治亂之原起于庶官官得其人則治官失其人則亂古今人君孰不知進君子退小人為治亂之原然見識不明私心或蔽則賢否混淆而莫辨官必有及于親近私昵者爵必

有及于惡德者當以此為戒官此人也必其能而有才者爵此人也必其賢而有德者自其治事而言則曰官自其有位而言則曰爵故官則惟其能以其能足任官之事者爵則惟其賢以其賢足以稱爵者天命有德一失其人便失天之理故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人君之舉動當于未動之時慮其合于善與否如此而後動葢善者至公之理不容人主有私意妄動苟下合人情上合天理斯為善矣慮則有詳審不

輕舉之意惟于未動之時戒其妄動慮善而動則有所不動動必合于時宜矣時者當其可之謂言不失其宜也雖然善者天下之公理非一人之私也茍慮而動動而有功遂以善為己有功能為可矜則是私意而非公理適所以失其善與功舜之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以禹自不見其功能之在己則斯為天下之至能天下之至功禹茍萌一毫自恃之心則不足為功與能

矣人心上不可添一物添一物則非天理矣惟事事

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備者預備也思患預防之意也

當治安之時為亂亡之備當君子進之時為小人將

用之備事事皆為之預備則無一事之不備矣能為

亂亡之備則永無亂亡之失能為小人將用之備則

永無小人在位何患之有此言未然之時當為將然

之慮至若于已然則無及矣啓開也有出之意納有

入之意人君若用君子則君子愈知敬君尊上安有

侮之事君若寵小人則小人得寵若將益慢上是開寵之門則適以來小人之侮非小人之過乃開者之過也非小人之罪乃開者之罪也恥過作非者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湯之不吝孔子之勿憚是也若以過為恥而不肯改恐人之聞知則將文飾其過其初之過未甚害也自其文飾之心生則過愈多是作非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也易曰止其所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

惟知所止則事事有定位不出其位則所居定矣居
止既定則政事皆醇粹無有駁雜葢政事之雜而不
醇皆失其所居而出其位者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則高宗豐于近廟故説有此
戒夫愛親之心人所同然高宗之祭近廟致其豐何
害其為愛親之心而説以為過葢愛亦是自然之天
理存焉不可增損祭義曰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夫怠而忘者是乃損其

所不可損煩而不敬者是乃增其所不可增高宗之豐于昵得無煩而不敬乎得無增其所不可增乎此皆以善為之而陷于不善孟子所謂非禮之禮者也故戒以黷于祭祀適所以為不敬何故葢禮至于煩勞則惑亂之心生而不誠矣事神則難聖人之道只在和易寛平處尚有一難焉便非公理之正古之先王設為祭祀之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是和易寛平之道豈有煩而黷而難

者哉推此以觀則陳仲子不為廉尾生不為信晏平仲不為儉晨門荷蕢者不為隱苟難者皆君子之所不貴也自此以上無非說憲天聰明之事至公自然之理事事上皆有不特號令甲冑衣裳干戈自夫官惟其能爵惟其賢慮善而動不有其善事事有備不啓寵不恥過不出其位而得所居叅合乎禮而不黷皆自然之理也苟有一毫加損于其間則是作聰明非天子之聰明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旨哉美其言也不知高宗何所見而發旨哉之言予凡說之所言者皆高宗未形之過存于心術之微他人未之知而說知之說既言而高宗亦自知之故言中其病旨哉之言非不情而為此辭也高宗信乎其為賢主矣高宗而非賢則必有拒諫者矣不然則曰

君且休矣吾尚思之旨哉之言奚自而形說乃言惟服謂汝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何所聞于行乎雖欲行之不知所適從矣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然則說之所言者亦多矣高宗又知所服行矣可以已也而傅說猶未也復有行之惟艱之說天下之事其未知也則以知之為難其既知也則以行之為難聖門之學致知力行而已知常在先葢知則能行不知則不能行今高宗之

明哲如此恭默思道如此聞說之言發旨哉之嘆如此不患其不知矣所患者行之不力也若已知而不能行則終無所至是亦徒知而已王忱不艱者以至誠之道行之不見其難葢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之行健者此誠也君子之不息者亦此誠也既知有誠之說則無有久近無有作輟無有間斷何患其不能行乎是于惟艱之中而有不艱之說則信乎合先王之成德矣先王成湯也成德無有虧缺處者以

其至誠力行也王至于與先王合徳則説無所不言于此時而不言説則自負其過矣君既先王合徳説尚何言之有哉此蓋傅説期君于極至之地可已而不能已也詳復此篇之意説之所言雖若泛而無統而一言一句皆足以警發高宗未形之過非泛然為此言也豈特高宗以是為監哉後之有天下者亦足以為法矣

說命下

此篇乃高宗學于傅説者也高宗始者聞傅説之言發旨哉之嘆則遂以為足矣及聞傅説行之惟艱之説則見其理之無窮于是傾意以學于説遂叙其始者之學于甘盤既而甘盤遯去未得其所資之人今始得説當有以訓朕志説遂申前日王忱不艱允協先王成德之意而誨之以學使之學古訓監先王而已高宗既聞監先王之説遂以成湯自期而以伊尹期傅説于此可見學之不可遽自足也自古帝王未

嘗不學如堯舜之學于君疇湯之學于伊尹成王之
日就月將下至齊桓一霸者亦知學于管仲人主之
學豈為博物洽聞絺章繪句哉自修身齊家至于治
國平天下皆帝王之學也秦漢以後人主不知此意
間有崇儒重道之君不過好名具文為緣飾而已此
所以不及三代之主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爾惟麴蘖若作和羮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舊説皆以高宗始學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中廢業遯居田野東坡先生以謂高宗既為天子豈復有遯于荒野之事則遯者當作甘盤明王之世葢亦有隱居不仕者如堯舜之世有巢由文武之世有夷齊甘盤之遯亦是隱而不仕高宗謂傅説予小子舊時學于甘盤遯去荒野入居于河又自河而往亳邑及其終

迹其所往則姓名已不聞于世矣始者之學所以明
哲者皆甘盤教之之力然學之未至亦因甘盤之遯
所以訓教朕志者非說其誰望志者乃高宗為道學
之地孟子所謂士尚志者即此志夫子所謂志于道
者亦此志也此志一立則日趨于高明廣大富貴貧
賤威武不能移不能淫不能屈者也然須得人啓發
教詔之然後可以有成若作酒醴非麴糵以發之則
酒醴何自而成若作和羮非鹽梅以調之則和羮何

自而美以此喻高宗性情之美必得人以成之又與上篇舟楫霖雨之喻不同舟楫霖雨者大臣之責人君全藉之以為用于天下麴糵鹽梅者師傅之任因其君有性情之美從而成就之可以成德于一已爾交修予罔予棄交者有相接之意修治也交修則言之未已而復言之諫之未已而又諫如此接續而不我棄當力行汝之訓誨中篇傅說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之意則患汝臣之不肯

言不患我之不能行觀罔予棄克邁乃訓兩言可見高宗誠心為學惟恐說之去已憤悱之心勃勃于其中則啓發之機斯有所受此童蒙求我之意學者不可不知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此數句總言為學之大要學貴于多聞者豈徒為博洽之具哉以其無所不聞聞之公卿聞之在朝聞之

在野無非聞也而所求多聞者亦以推之于有用而已建事者立天下之事見于興利除害皆無非事也雖然徒知博學以為用而不知法古以有得則徒善而無法古人之訓有已行之驗矣古之多聞而叅酌以古人之訓則有所準的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苟不行先王之道則施之于暫而不可施之于久可以行之于一時不可行之于後世故事不法古而可以長

世者非說之所聞言斷無是理也其說大概以學古

訓為重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

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

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自惟學遜志而下皆申言王人求多聞之意監于先

王成憲即申言學古訓之意遜志者謙遜也堯舜之

道在于徐行後長之間而子路見哂于夫子者亦以

其言之不遜故爾此志尚遜則慈祥溫順之意勝而鄙倍暴戾之習除然後虛而能受既知遜志矣又須時敏之速也時之致其敏則顛沛造次之間出入起居之際不可有一時之斷續能如此則厥脩乃來矣修仁而仁來修義而義來其來者非自外來本于吾心者也亦與夫子欲仁斯仁至同意雖然有所敏于外未必有所懷于中也信懷乎此則是有諸已而無勉強之態夫然後道積于厥躬積聚也道在吾身何

積之有由其始也有所蔽而未開晦而未明則道與己為二久懐于茲則道始積聚于吾身由蔽而開由晦而明道始為我有矣雖然允懐于茲矣猶未至于終始如一也教人者止為學之半而不得為學之全葢舉一隅以待其反引之而不發教者之事故君子必欲其自得也典常也自始而終自終而始至誠無間終始如一至于此然後為自得至德之進也不自知其所以進矣自非大而化之之境何以能然益其

始之厥修乃來猶未離乎修也道積于厥躬猶未離乎積也厥德修罔覺則德與已兩忘修與積俱釋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先王有已成之法苟不能監先王之成憲則蕩而失其守未免于有過惟以已之所得者而驗之先王之憲禮樂法度典章文物一循乎先王之舊則事得其宜而永無過矣自遜志以至于允懷于茲自允懷于茲以至于終始典于學乃學之次序也監于先王成憲乃學之凖的也高宗能至于此

則説何為哉敬承其君而已拾俊乂以列庶位而已敬承其君則有將順而無逆耳拾俊乂以列庶位則展布四體而無所顧忌苟其君之學有所未至則臣下惑疑顧忌雖欲旁招俊乂以列庶位豈可得乎盖君盡君道而後臣有以守臣之職旁招俊乂乃宰相之任傅説之責也抑嘗再三而味之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舜之授禹不出乎此惟者思也天下之理規摹經畫而後有所成于彼此之未定將顛

敗而覆亡之是憂有何成之足望今也高宗之于傅說其未得之先高宗固嘗恭默思之矣非高宗之思乎三篇之作君臣之間議論講明而惟之一字不釋之音古史臣之所書而惟之一字頗居其半言之者不以為煩且過書之者喜稱樂道不以為縷縷豈君臣之間日親萬機全無一語可呼吸而惟之一字何足多道大抵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一政之出不思則失之謬妄一言之發不思則失之誣怪治天下

而不思則亂散而不收拾居爵位而不思則傾危而難保君臣之間其可不思乎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深入遜志之學知其全功在傅說復以伊尹之事期之以謂四海之內皆仰我之德人主務學愈切而德愈進則舉天下臣民皆在吾德之中益有不令而行未占而孚者其為仰戴亦自然之理其所以仰朕德者皆汝之風教此高宗遜志之實不敢居其能也謂之風者傅說于言動語默之際隂有以感發高宗如風之行無有形迹前日之效雖皆自于傅說自今日以始所以責成于爾傅說者未已也必有股肱

手足乃可以成人必有良人斯可以成聖猶高宗之不可一日無傅說先正保衡即伊尹也在湯時為阿衡在太甲時為保衡官名也上則保其君下則平其民故曰保衡作者興起也湯學伊尹故凡湯之所以為者亦伊尹有以興起之作成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此伊尹自任之言也當其耕于有莘之野也天下之責不在伊尹及其幡然而改從湯之聘幣則天下

之責在伊尹矣天下之責既在伊尹則堯舜其君使民得其所豈非伊尹之本職哉尚惟不克使其君為堯舜則其心赧然不啻市朝之撻尚有一夫不得其所焉則引咎歸己此亦禹稷視饑溺猶己同意惟其伊尹以君民之責任諸己如此故能佑助我烈祖成湯其治至于皇天是與天為一也烈祖成湯之治皆伊尹任之則我今日之治舍傅說其誰任爾庶幾明白其心以安我無使阿衡專受美名于有商不特成

湯有一伊尹傅說之功亦伊尹也惟后非賢不乂言君若不資乎賢則無與共治者惟賢非后不食言賢者之所以得其養食土之毛孰非君之力高宗意謂我必資賢者共治然賢者旣因君而得所養則君臣之義如之何而廢之亦當事君以佐君之治可也其尚能繼爾之君于先王成湯之後使今日之治不愧成湯可也紹乃辟于先王其意何在曰永綏民是也先王之功亦只在安民汝能永綏民使民長得其所

則所謂紹乃辟者得之矣傅說于中篇及此篇惟以先王期其君高宗至此深見為治有無窮之理又知以先王自期而以伊尹望傅說至于此則傅說尚奚言哉對揚天子之美命而已天子揚此命于上而公卿大夫知之大臣揚此命于下而百執事與天下之人知之是對揚也詳復此章之意可以見古者帝王君臣其不自足之意如此君不以四海仰德而怠于資臣臣不以君之已能而怠于輔其君君臣相期俱

欲至于先王先正而後已唐太宗貞觀之治一見魏
公勸行仁義之既效遂喜形于色其不及古人遠矣

尚書詳解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二十二至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王闓

尚書詳解卷十八

宋 陳經 撰

高宗肜日 商書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君臣遇災警戒之意夫以高宗之聖精誠上通于天而四海仰德則宜其和氣感召祥瑞屢見可也何為而有雉升鼎耳之異甚哉天心之愛人君也久矣猶父母之愛子然凡加之以鞭撻警之以訶責者必其

可教之子若夫不肖之子為父母之所棄絶者則無事于鞭撻訶責矣古之聖人知其意故灾異之來愈加戒懼若堯舜之水則曰儆予湯之旱則以六事責躬皆此類也聖人不以灾異為嫌嘗患人主之不修若夫漢武帝征討連年愁怨四起不以此加意乃以白麟赤鴈為祥由今觀之水旱不害為堯湯而白麟赤鴈未見其為武帝之益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飛雉野鳥也鼎祭之器也雊鳴也高宗于祭之明日野鳥升鼎耳而鳴可謂異矣作書者之所述但云越有雊雉不言所祭者何廟所鳴者何處孔子序書直云祭成湯升鼎耳聖人之意葢有在矣高宗之所以召此怪異者以高宗之祀豐于近廟而薄于祖廟也故云祭成湯昔者傅說嘗以黷于祭祀箴高宗之失矣至此猶不改此其耳不聦不能聽大臣之言也故升鼎耳而鳴天人幽顯之理于此可見矣鳴雉之變

不自外來乃高宗心中之物形見于外感應之理隨類而至洪範五行傳其可以盡廢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之書以戒其君令高宗肜日之篇具存而高宗之訓已亡矣意其所言者無非修省恐懼之意祖已知變異之來不在乎雉而在乎高宗故所以訓王者亦欲其修已以應天而已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上高宗肜日者篇名也下高宗肜日四字者即高宗所祭之明日也商人曰肜周人曰繹皆明日又祭也高宗于所祭之明日于是有鳴雉之異祖己之自言者以謂此野鳥之變皆王心惟先格王之非心而正其祭祀之事則可以消此異矣乃作書以訓誥于王曰惟天監下民以義為主天固以愛民為心然亦何

嘗容心于其間第視其義理之如何義之所在即天之所在也為善者自有得福之理為惡者自有得禍之理降年有永長而得壽者有不永而夭者豈天故欲夭民哉民丁其中間自絶其命蓋合于義者年之所以永不合于義者年之所以不永民有不若德者不順其徳是為非理非義事也不聽罪者不服其有罪而改過遷善也不若徳不聽罪者天既孚信其命正其徳蓋福善禍淫者乃天之命亦天之徳也天之

福善禍淫其命何嘗差其德亦何嘗更易哉天既孚命正厥德則見在天之禍福一定而不可易矣民于此時則曰天道其如我何此可見民之自絶于天非天有心以絶民也祖已言此者以見民之壽夭皆其自取也人君之禍福亦其自取當反身修德可也然則祖已之言所以訓王者專為鳴雉也今其書不及于雉又不及高宗而且及于民此見古人諫君其辭優游詳緩不迫切而意獨至使聞之者自喻也嗚呼

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王之所主者在于敬民無非所以為天之繼嗣者天生民而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君者天之繼也典祀者祀有常禮也常祀不可豐于親戚之廟苟豐于昵而薄于遠則其心不知敬民是有意于邀福也今觀此篇見高宗心術之事前此傅說一見之初已箴其失宜若邪失已格非心已改矣豈謂數年之後舊病復發乎盖人于心術莫不有心偏處自非勇于用力一洗而消之

則病根未除雖能遏于一時而終久必偏重處復發以高宗之賢聖尚且如此則學者于其氣質之偏當何如用其功哉

尚書詳解卷十八

尚書詳解卷十九

宋 陳經 撰

西伯戡黎 商書

此篇乃商家之亡周家之興皆自此而始西伯即武王非文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必無戡黎之事至武王時人心去商久矣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

是也黎乃近王圻之國黎侯必與紂同惡相濟者武王繼文王之後為方伯得以專征諸侯黎與紂同惡是以不得不伐以其迫近王圻之故故祖伊所以恐知周之必興商必亡也雖然武王豈有利商之心哉黎之惡雖在所當討而亦因此以警紂使紂因之以改過反前日之不善為今日之善則武王退就臣子之位甚黎之舉特方伯之稱職爾豈非武王之本心哉惜乎祖伊之言雖切而紂乃責命于天此孟津之師所由以興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咎惡也始咎周者商人之惡周自今日始前此商人安于周而有未疑之心至是周人之德日著而商人之惡日長所以見疑而惡之也周人乘黎孔子序書不曰周人乘黎商始咎周而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可見乘黎在于咎周之後不是因乘黎而始于咎周也既惡周而疑之矣復有乘黎之舉加兵于王圻之近國此祖伊所以徬徨警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過求所以圖全

之計也作書者謂之戡黎序書者加以乘字此乃春秋之法也戡者以兵致討之謂乘者以力勝之之謂武王乘黎未為過舉然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履之不可易移伐王圻之近國以警于王豈臣子之所樂為哉武王于此安得不為法受惡加一乘字然後君臣之分正而千萬世之論定此序書者之本旨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

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
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祖伊乃商之賢臣也因西伯戡黎之故知天命人心
將歸周故恐懼而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商命天
人初無二致人事所在即天理也觀商之惡如此曰
甚周人之德如此日著豈非天命將在周而絶商乎
訖者絶也格人者至人以人事觀之元龜者以神靈
考之此皆無所知其吉者言必凶也常人見其形而

君子見其理格人元龜亦知其理必至于亡也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先王在天之靈豈不欲佑助子孫俾之長久享天命王既荒淫戲怠自絶于天先王亦莫如之何矣王以淫戲自絶故天于是從而棄絶之何以見天之棄我哉即人事以觀之可見天下之民苦于暴虐而不得以安其食淪于惡德而不知虞度其天性之善父子兄弟無以相養而不知蹈循其典常此即天之棄我也今我民罔不欲喪

者民本自有愛君敬上之心今至于民無不欲亡以謂天何不降畏威于紂受天之大命以伐商者何為不至乎此乃人各有心而孟子謂之獨夫者也桀之惡至于民之為時日曷喪紂之惡至于民罔弗欲喪此湯武之舉動所以順乎人也今王其如台言自今以後王當如我所言恐懼改悔而後可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者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觀紂此言以為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安其危利其菑者也祖伊又從而反報之曰乃罪之多既以參列在天矣而復責命于天可乎此與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何異古之賢主以命在我而不以命在天故經之所言者惟曰勅天之命而已迓續乃命而已祈天永命而已何嘗不在已至于無道之君則嘗責命于天唐德宗

奉天之變乃歸之命惟李泌能知此意故曰君不言命使人君而言命則是廢人事而委之天若桀紂是也商之即喪言喪亡不待其久也指乃功者言指汝之功事皆喪亡之兆也善有善之功惡亦有惡之功蓋其惡之成也指乃功事以爲喪亡之兆則其亡者乃其自取之也何與于天哉不無戮于爾邦商既喪亡則爾邦豈無戮辱乎其爲戮者亦其自取而非與乎天也孔子序書以爲商始咎周而祖伊言者初無

咎周之辭以此見戡黎者非文王之過故祖伊言于紂者但自反己而已于人何怨之有其初乃以天子稱之者猶有望改過于紂也紂乃責命于天祖伊知其商必喪周必興于此時乃曰爾則非尊君親上之義

尚書詳解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二十

宋　陳經　撰

微子　商書

此篇乃微子傷國家之將亡退而與箕子比干私相謀議求所以無愧怍于先王而後已大率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于安平無事之際每見于悲傷惻怛之時使三人之于紂言聽諫從則忠孝之心自與君臣相安泯然

無迹之可窺矣惟其不然故以其憤鬱不平之氣發而為言憂而不困怨而不亂則忠孝之心可因是而見矣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有亂之意天之命在人君順之則可令也紂以淫湎暴虐化其上民亦習其惡於下也天所以命君之意為之顛倒錯亂此微子所以憂也故作誥以告父師少師二人父師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孤卿即比干也微者圻内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者也在朝之臣亦

衆矣微子獨告父師少師者當是時如飛廉惡來者既道王以為不善不可告矣如伯夷太公者又處海濱而避去以潔其身此三人者乃商家之宗臣與國家社稷為存亡者也義不得與他臣同此其所以獨告于父師少師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

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微子之意若曰商家已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不復興矣微子乃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故謂我祖先王致遂其功陳列于上可以憑藉扶持之具如彼今乃以沉酗于酒之故用亂敗其德于下如此是與我祖相反也欲觀其表觀其影欲觀其源觀其流以其所

形見考之則商民無小大皆為草野寇盜與乎為惡于內外而為姦宄之事為卿士在位者皆以非法度之事而相師師師者相師也與百僚師師之意同但百僚師師者以善相師此之師師者以惡相師也惟其卿士既以非度相師故為罪人之淵藪凡有辜罪皆為有勢力者之所藏匿無有常得之者言不得而治以法也小民方且起而相為讎敵則其所謂相友相助相扶持者不復見矣今商其淪喪若涉大水觀其

卿士如此小民如此氣象已有亡國之兆故曰商其淪胥喪亡矣如涉大水無有涯際之可依殷遂喪越至于今以言其喪亡不待于久只在于今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上既言商家之必亡故又言我所以憤悶之意我其發病生狂吾處于家又且將耄亂欲遯遯于荒野矣此其情之不能堪處者今亦無指意以告我我待其顛隮隕墜之日又將何以處之此章之義寫出胸中不平之言使當時紂若肯從諫則斯言

當發于上不發于下矣當直情無隱于朝廷而不肯退而私語于家矣為國者使賢人君子議論不發于朝廷而發于私議亦豈有國者之福哉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

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微子作誥以告二人今此篇惟父師箕子有言而比干獨不以言見先儒以為明心同葢三人者之在當時只有去就二節微子欲去而比干箕子皆欲就雖諫而死與佯狂為奴其欲遂就之意一也故父師箕子之言即比干之意父師之意若曰王子指微子也天毒降災荒殷邦箕子不敢斥紂故但歸之天以為天降災害荒亂于我邦天下化之方且興起為沉酗之

事人之所以不為亂者以其知所畏也乃今不畏其所當畏充此心以往何所不至雖有耇老成人與舊在位而有年高德邵者皆咈逆之而不顧矣孔安國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犧牷牲用乃祭祀之物今商民乃攘竊而取之則為下者既不知敬神矣祀有常典國有常刑令乃容其將食而無災罰以及之是為上者亦縱其為不敬也此特舉其祭祀國之大事于至重者如此其他可知降監

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讐不怠商家之臣所以下視商民用以為治者皆讐斂之道也言横賦重斂與民為讐也在上者以讐視其民故民亦以讐視其上上下交相為讐故曰召敵讐不怠者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人主乃天下之本其本處既濁亂故末流亦濁亂是民之罪與上無異是乃合于一也瘝病疾也民之多病無可以告語者以其有寃而不得伸也商今其有災觀上文所云皆是亡形立見即今日有

灾我興起而受其敗矣商家既淪没喪亡我豈可為他人之臣僕此箕子之意與國存亡義不肯去詔王子出迪我之教汝王子出則合于道是以去者教微子而以不去者自期何況我舊時所云者過以為子之所刻害蓋微子為帝乙之元子箕子言于帝乙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紂未必不疑忌吾二人今王子若出去則我尚可以維持諫諍紂庶幾知改悔王子若不出紂終疑此二人雖欲諫之必不能入是

致于顛隮矣忠臣之于國明知其大無道明知其天命將絶亦未嘗不勉强而扶持之以求其百一千一萬一之幸葢未有安坐而視其將亡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靖謀也人各自為謀以自獻于先王思昔先王所望于我者惟忠孝而已行事不必其皆同但處心無愧于一己無愧于公議無愧于先王足矣微子出而存商祀則自獻以其孝比干箕子一則以諫諍死一以困辱為奴以諫諍紂則自獻其

忠我不顧其行遯是箕子比干決在于就而不肯去國也讀此篇之意可見臣子心在乎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共求天理之安而已其死非沽名其困辱者非忍恥其去也非求生也各全乎忠孝故孔子知之以為商有三仁者焉行雖不同而皆所以為天理之安也

尚書詳解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二十一

宋 陳經 撰

泰誓 周書

闕

子以為至德豈有紂在上而文王自擅稱王乎縱文王自稱王豈有十餘年之間紂之君臣亦坐視其稱王而不誅其叛背之罪乎如春秋時周室尚存而楚以王者稱亦罕有蓋亦萬世之一二也學者舍諸家之小説而信經可也孔子序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不言其為文王十一年作書者于泰誓上篇只言文考肅將天威下篇又言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未嘗言文王也至武成之書武王既受命以朝諸侯始追封為文王故稱曰我文考文王自是

而下磊磊相聯屬而文王之名不絶其事迹甚明白
揚子雲曰萬物紛錯垂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烏覩
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
篇

此十一年乃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古者諸侯即位
皆稱元年如春秋所書是也若以為文王則豈有文
王即位之初既改元至中間又改元乎决無此理司

馬遷作本紀謂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其說是也意者當九年祭文王治兵孟津之時乃觀政于商至十一年而紂不改過然後大舉以伐紂也乃若戡黎之時竊意正當治兵孟津之時亦未嘗審乎是否也一月戊午者即十二年之正月戊午日也不言正月者商之正朔已終周之正朔未立故不言正師渡孟津此豈武王之得已哉三篇之書上篇者謂于孟津而誓中篇次于河朔而誓下

篇將戰而誓操凶器而臨危事不敢輕舉故必誓衆

重其事也泰者先儒以為大會以誓衆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

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惟十有三年春三字必是差錯何以知之中篇惟戊

午王次于河朔即書序所謂一月戊午也豈十有一

年用戊午日渡孟津至十三年又用戊午日以次河

朔也即萬一史臣聞見之悞前後傳寫之訛或遭秦
皇烈焰之後補綴拾遺葢未可知也大會言諸侯之
師與戎狄皆在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
士明聽誓嗟者有憫惻之意友邦者武王為西伯與
國之諸侯皆友邦也冢君即諸侯尊之也御事者即
諸侯之卿治事者庶士者將卒而下也孟津之會不
期而會者八百國此皆誥語之所能及哉觀人心之
所向則天意可知使武王此舉為不義則雖一國猶

且不得而强從况八百國乎明聽我之誓言惟天地
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父母此人君之職天人之至理也非武王不能為此
言葢以其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觀之人與萬物同此
禀受然氣質之性自有偏全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
其偏惟人得其全故人獨靈于物葢其出孝入悌蹈
仁履義與萬物不同者此其性之靈善者也然人雖
有此靈亦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聖人為之君以愛

養之父母之然後斯民得以各遂其善亶者誠信也言實有此聰明之德也聰明亦靈也非于靈之外別有聰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其德所以獨高乎天下觀人與物殊則天地之愛人可謂厚矣觀聖人與人殊則天地之愛聖人又何如哉今也紂失其聰明是為君者不能保其靈矣何以化天下之人而使之保其靈哉武王以君道自任者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

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自此以下皆數紂之惡也令商王受弗敬上天人之善莫大于敬自敬心而充之善將無所不至矣人之不善莫大于不敬自不敬之心而推之惡亦無所不

至矣人主居至尊之位無可以為畏者惟當畏天今既弗敬上天則不敬畏天矣故降災下民冒色而暴虐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至于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皆自夫不敬之發也惟人為萬物之靈在所當愛而反降害之一已之欲不可肆也沉湎于酒貪冒于色則縱欲而無厭敢行暴虐惟仁為能有不忍人之心不仁者則有忍心故敢以為暴虐而無忌憚惡惡止于其身可也罪其人而併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

及之賞延于世有功而使之世禄可也官人不問其賢才而使之居上位賞而僭則所賞者皆與紂同惡者也罰而濫則所罰者乃不與同其惡者也安得至公之理哉宫室之是修臺榭之是作陂池之是築侈服之是奉無非竭民力以自奉故所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紂作炮烙之刑忠良如比干諫死之類也孕婦說者謂比干之妻懐孕則刳剔以視其殘忍暴虐之狀一至于此則已極矣皇天震怒豈自外來

也哉天之震怒者即紂之惡已極處是也文王之德日彰紂之惡日極決無兩立之理故命我文考肅敬以行天威所謂天威者亦無自外至即文王之肅將處便為天威此天人所以為一理也大勲未集者文王豈于此有利商之心哉文王之所謂大勲者其道得以達之天下而使之得其所者即大勲也如使商紂能恐懼修省反前日之不善為今日之善則文王就臣子之位可以無憾天下之民亦得其所安豈非

文王之大勲乎惟其不然所以為大勲未集言其未能遂文王之志望道未之見之時也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我小子遂與爾友邦之大君治兵于孟津以觀商之政視其能改與否于此可見武王不得已之心使武王有利商之心則遂大舉而取之矣安用觀政此蓋天惟五年須暇之意紂若因此悔過則武王退而守臣子之位武王之本心亦遂矣柰何紂無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者肆然在上恬不

知戒上帝神祇不知敬先宗廟祭祀之事愈不知修犧牲粢盛者所以事上帝神祇與先宗廟祭祀之具是也既盡為凶人所盜而紂曾莫之知此則罪之大者亦如成湯責葛伯只言其不祀也紂之惡如此乃反以為吾有民之可托有命之足恃夫人君之所托者民也而紂之民則離心德矣烏可托人君之所恃者命也而紂則取怨于天矣烏可恃罔懲其侮者言侮慢日甚未始有懲創之心是紂終不改過矣孟津

之會武王其能自已哉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上文既數紂之惡此則武王之自任之辭天之意欲以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治之教之為之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綏四方寵愛綏安也天之所以望于

君與君之所以答乎天無非為民而已紂之惡如此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當君師之任者獨不在武王乎武王既以君師任諸已是以有必往之志以我為有罪者謂不當以臣伐君以我為無罪者謂其當拯民于塗炭予皆不暇問惟知不越乎我之志葢武王之志在于順天救民而已此志一定有進而無退有出而無入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聖人不計較人之勝負而論其理之曲直力同則度其德之如何德同則

度其義之如何德之有是非則義有可否能度義則不失其時宜矣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只有一心安得而億萬天下之理惟公與私公則至一私則萬殊紂不能使天下趨向歸一人各有心者以其私也武王所以能統攝人心皆歸于一者以其公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以言其理之所不容也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二句見得武王之知天天道渺茫聖人何自而知之以其理而知之天以君

師之任畀之紂紂不能任其責故天誅之而以君師之任畀之武王武王于此設若謙退不居而辭其責則是逆天意也天必以其所以誅紂者而誅武王矣宜乎武王以此必往而無疑葢其力與德與義皆天理之所宜也非于德義之外別有天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夙夜祗懼所以見武王之心即敬心也紂之惡在于弗敬上天文王之德在于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于夙夜祗懼敬與不敬而聖愚分焉使武王于此知天命人心之歸已而遂泰然自足豈所以為武王哉惟祗懼之心有加無已故受命文考者受代商之命也類上帝宜冢土者告于天神與社之神而後行參之天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者類與宜皆祭之名以爾有衆致天之罰則非武王之私意觀三篇之書

大率以天為言且以武王之聖紂之不肖不待較而天淵矣民之歸周而叛商不待誥諭而影響矣今也天之一辭叮嚀告戒置之于口舌牙頰有所不言言之而天不能釋武王非過慮者歟余于此可見武王之心雖去之千百載即其言而默思之其齋嚴肅敬溫清淳和謂之夙夜祗懼詎不信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道高遠難測武王言之如是其曉然者後世以天人為二理故以天自天民自民聖人

以天人為一致惟以民情之好惡見天意之從違民之所欲即天之所從也孟津之會八百諸侯此豈人力也哉爾尚弼輔我一人永清四海葢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則流必清源濁則流必濁今若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皆清矣故曰永清有禮義廉恥之風清也無盜竊濫僭之風非清乎有推辭揖遜之心清也無貪奸鬬奪之心非清乎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亦伯夷之清聞其風者亦莫不

清也時哉不可失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武王此舉亦惟時措之宜而已此即度義也甚矣時之難知也惟聖人為能知之使武王而居文王之世則當服事商盜服事商者時也使武王當堯舜之世則當揖遜揖遜者亦時也今武王之伐商以謂時哉不可失豈非伐商者乃武王之所謂時者乎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師以戊午日渡孟津亦以戊午日而次河朔次止之見武王有不忍之意春秋伐以書次而次為善易師之卦曰左次无咎是也羣后即諸侯也以師而會武

王下是徇其衆而告之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上篇所誓者友邦冢君告諸侯也此篇所誓者西土
有衆武王有衆也武王治西土故曰西土有衆友邦
冢君者武王之援兵西土有衆者武王腹心之兵既
是武王腹心之兵則告之言尤詳咸聽朕言使之皆
聽己之言天子自稱曰朕王當誓師之際商之未勝
也周之未王也得失成敗並未可知王乃于此有天
子之稱何哉葢朕者我之稱也予之稱也吾之稱也

古人本以朕為我為吾為予後世因古聖人有朕之稱因以為天子所稱不然則人臣如伊尹如伯禹如周公何以復稱朕哉我聞吉人為善何以獨繼以我而不復曰朕聞哉乃若成湯之伐夏有朕不食言之辭未幾而繼之以予孥戮汝之說由是觀之則朕之稱未可以議武王也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此四句古人有言矣故曰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勇于為善也凶人為不善亦惟日

不足勇于為不善者也其為勇則同其所以為善為不善則異惡機已熟則其用功自有不同猶孟子所謂雞鳴而起孜孜為善雞鳴而起孜孜為利之意一也孜孜則同而舜跖則異雞鳴而起則同而利善則異惜乎其用力如此不能轉其所以為不善者而移之于為善也令商王受力行無度無法度之事力而行之是亦惡機已熟凶人惟日不足者也紂惡既成則凡黎老黄髮之人不與已為無度者播而棄之罪人之大姦

劉惡同乎己之無度者昵視而比近之黎老者非紂所謂黎老之人也乃武王所謂黎老之人使紂而果以為黎老則紂有知人之明矣堯舜之聖方且難之豈以獨夫之紂而獨易之歟罪人者非紂所謂罪人也乃武王所謂罪人也使紂而果以為罪人則紂有辨邪之知矣為國之要莫大是豈以獨夫之紂而獨得其要歟紂之所謂黎老罪人者吾知之矣同惡相濟如飛廉惡來之徒未必紂不黎老之也微子比

干之輩紂未必不罪之也設若紂之所謂黎老而播棄之所謂罪人而能昵比之天下終不為周之歸武王終不為周之主惟其不能然方且酗而淫虐是肆是其無度之形見于外也故臣下皆化而與上為一為朋黨而至于相仇讐脅上之權勢而至于相滅是其無度之流派見于相殘滅也故無辜罪者呼天而訴其寃凡若此者豈非穢德乎彰著而聞于天地此乃凶惡之着也為善而著則為堯之光宅光被為成

王之馨香感神爲惡而著則爲紂之穢德彰聞腥聞

在上爲三苗之刑發聞惟腥皆所以爲彰著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

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

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

惟不遠在彼夏王

天亦有天之職君亦有君之職天之職在于愛民君

之職在于奉天以愛民人主欲奉天初不在于犧牲

玉帛繁文之末節惟知愛民則奉天之道得矣使天
而不恵民天失其職使君而不愛民亦失君之職有
夏桀不能順天以至流其害于下國此皆桀失其職
也天乃佑命成湯黜有夏之命湯豈私意哉亦奉天
以愛民而已成湯口實之憂亦幸而濟伐夏之事乃
若後世姦臣賊子其不以成湯為憾乎惟受罪浮于
桀況商受之罪復有過于桀者乎哉觀商王作湯誓
之篇惟曰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今紂王之罪至

于剖賢人之心刳剔孕婦之腹如泰誓三篇所言則桀所未嘗為而紂無不為矣桀既為湯所放則受豈可免乎成湯之誓不過曰夏王仲虺之誥乃有桀之名是亦仲虺所言而非湯名也今也武王以今商王受名言之豈非罪浮于桀歟元良一國之賢若微子是也微子為帝乙之元子紂之兄也乃使之抱祭器適周剝落而喪失之諫輔即比干也以忠諫見殺賊虐而害之也紂之心與元良諫輔者相反而不相近

此所以剥喪之賊虐之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天命即天理也已者己私也理與己不並立知天之理則忘乎己知有己私則滅天理矣天命豈已有哉謂已有則不知天之理矣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也夫人惟知天命則知敬知祭知暴虐不可為何者敬者即天理之流行祭者即天命之形于報本反始以敬非人之所能而祭祀亦非人之所能為非人能為處即天也暴者天理之反也暴即

人欲之私既為人欲之私則安有天命紂之惡其原
皆在于有己故所以為敬不足行以祭為無益以暴
為無傷是皆逞一己之意謂者取形之于言語孔子
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紂于四者形之于言語
自謂如此是言之不知愧怍也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王有夏而商以黜之商今有罪矣周黜之亦有商之
黜夏也武王所以使人無疑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其以予乂民此武王以天下之責而自任天命既去紂則必有所屬矣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命既命武王故形之于夢卜形見于休祥皆有吉兆休祥漢儒所謂白魚入王舟之類端有此理然則夢也卜也休祥也

果足信乎葢聖人之心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此言心已與神明合故夢卜休祥特以為此心之
證爾若夫此心有愧于神明有慊于天地理有所不
當而為之者方且强求合于夢卜休祥又安足信哉
如此而謂之夢者特其精神散亂之所致而卜與休
祥適所以為妖怪爾戎商必克者言伐商有必勝之
理武王葢自信而亦以此信諸人也受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猶欲卜商

之興亡但就人心上觀之人心之離則必亡之理人心之合則必興之理夷人者凡人也朝之賢皆已遠去故但言其凡人雖有凡人之億兆而心德俱離心者體也德者用也心德既離則君非其君矣大凡人主所以能統天下者以其人心所聚故君民可使為一體人主所以不能統天下者以人之心無揔攝皆以渙散則君臣之義絕君臣之義既絕則紂乃一匹夫武王所殺者但見其一匹夫不見其為君也予有

亂臣者治亂之臣十人有如太公望周召二公之徒皆同其心德一心以奉上言夷人尚離則賢者不言可知亂臣尚同心則夷人之同心可知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周至也雖有至親而不若得仁人蓋人主舉措動合天理則仁人君子皆歸之如二老聞文王則盡歸乎來是也苟得仁人之心則舉天下之至疎者亦親況其親者乎苟人主舉措動違天理則仁人君子皆去之矣如二老避

紂而處海濵是也既不得仁人之心則凡在己骨肉宗族亦皆踈矣况其踈者乎人主不必恃頼至親以為己助但看仁人之心如何耳如微子本紂之兄也今也舍紂而歸武王以此見得雖至親不如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道不在髙遠惟于近者觀之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此武王見天理之親切莫親切于民民之視聽本至公而無私故可以見天之視聽此即臯陶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之

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以天下為一體疾痛疴痒皆切于身百姓在紂湯火之中其過甚矣豈非我之責乎成湯伐桀之後亦有此心如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人有罪無以萬方

令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朂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徳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學者觀令朕必往一句見聖賢勇于為義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吾往矣凡義所當為者勇决而為之更無遲緩之意揚我之武以侵彼之疆界取其凶殘而已凶殘如紂如飛廉惡來之徒聖人所謂武者除暴禁亂而已我伐用張者凶殘既取則我之所以征伐者亦于是乎張謂之惟揚謂之用張者皆是武王心無所慊處與成湯布昭同義于湯有光紂既黜則湯之道為有光矣以人情論紂乃湯之子孫也誅人之子孫滅人之社稷而于祖有光可乎聖人惟以理而論

湯之心只在于奉天愛民不幸而紂為之子孫奉天愛民之志不獲伸苟有能奉天愛民者處之民得其所以安豈非湯之幸乎此于湯有光之意也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武王雖曰必往曰惟揚曰用張其心無慊如此亦未嘗無儆戒之心若不儆戒則是輕敵而驕取敗之道也故告諸將士以為當致其勉罔敢有不畏之心言當畏也寧可執非敵若已非敵以當彼然此臨事而懼者也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民于此時罹紂之虐政懍懍危懼如崩摧其角無所容頭然此見得民心之不安我不可不往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于是誓衆畢又重復而儆之須當一其德心人無異志立其功以為無窮之計今日一失則他日必有後悔武王之衆既是同心同德矣既是臣三千惟一心矣宜若無事以告戒武王如此恐人力易怠又從而申言之庶幾以我之一可以攻彼之不一以我之同可以攻彼之不同也此是

收聚人心揔攝衆志澂亨王假有廟之理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讀此三篇書有以見聖人臨事而懼不敢輕舉雖武王無慊于心然師出以律猶不敢廢三令五申之意所以師渡孟津而誓次于河朔而誓戊午之明日又誓時厥明即戊午之次日也王乃大巡六師天子六

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謂之六師則武王已有六卿矣明誓衆士欲使衆士顯然知紂之可伐知武王不得不伐其辭切而明當乎人心洽洽乎人耳故史官因之而書明之一字觀此篇之誓亦畢萃于一字而止耳此史官一字之法所以為得其當也軍事以氣為主故也然而禹征有苗非無誓也數言而已湯之代桀非無誓也一篇而已湯比禹為已詳至武王三篇比湯為尤甚此可以見風俗之變簡古而詳複聖

人之用心則一所以不同者因其時而已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當時從武王者亦多矣武王之誓中下二篇只及于西土蓋腹心之衆不得不詳又有一説焉當時之諸侯皆已明知紂虐政而更不待再三言之矣至如西土之衆海涵春育于文王明徳之中不知有紂之湯火想此舉未必不以武王爲勞民如湯之民以爲我后不恤我衆之意故武王不得不惓惓西土之人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謂上天有昭然

不可掩之理常于人事中見之為善者應之以福為不善者應之以禍此即人事之易見也天之禍福豈自外來也哉善者福之類惡者禍之類善惡禍福各以其類而應豈非天道之顯乎常人求天于天不知求天于己求天于天者是以高遠視之邈乎其不切于己者也求天于己者即己之善惡為天之禍福非人事之外別有天也紂之惡如此至極則天之禍所必及矣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上文既言天之顯道各以類應故此章言紂之惡不為人之所敕五常者仁義禮智信達之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此人道之常天下所共由而不可須

叓離也由乎此者謂之人不由乎此者雖謂之人葢形存而性亡矣今也紂于人道之常則狎翫而侮慢之故為荒為怠為不敬皆自夫狎侮之心生文王之所以為聖者以其不敢侮紂之所以為惡者以其狎侮也人苟有狎侮之心則是無忌憚矣亦何所不至哉上則自絶于天以天者即五常之理也下則結怨于民以民者即五常之理也朝涉理所當恤賢人理所當敬斮其脛剖其心則是反常矣威者有德之威

則人不言而自畏以殺戮而作威是逞其暴虐故其毒為四海之病此亦反乎常理其害之廣至于四海也姦詐回邪之人不知有五常者也自然而與紂相合故尊崇之信任之師保者以五常之道而教其君者也典刑者五常之道寓于法則制度之中截然有不可踰者也正士者以五常之道自謹勑其身而不為不善也自然與紂不相合故放黜之屏棄之囚奴之郊社以事天地此人之常理也則不修宗廟以祀

其先此人之常理也則不享竒技淫巧悦婦人以為
甲褻汚穢之行非人理之常也則作意而為之凡此
皆基于狎侮五常不以常理而為之乃反常悖理而
為之則是人道不立形存性亡矣上帝不順其所為
祝斷也降下也斷絶降下之而使之喪亡豈非天有
顯道乎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罰之者天也
奉天者人也爾西土君子當如孜孜黽勉奉我以敬
天罰茍不知孜孜與恭行之理則反蹈于侮狎之機

矣惟孜孜恭行可以見天理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此章專以讐視紂而不以君視紂葢以君視紂則君臣之分天尊地卑而不敢伐以讐視紂則但見武王伐讐敵之人理所不容恕亦如孟子稱湯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

復讐也同意然則紂雖不道其位則君也武王雖有道其位則臣也紂何嘗以犬馬待武王而武王乃以寇讐視紂也耶非惟理勢有所不順而紂武王謂之讐亦可乎葢古人常有言曰撫之者即君以其君之讐亦可乎葢古人常有言曰撫之者即君以其君之職在于撫民也虐之則讐以失其君之職則在于虐民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乃天下之人共推尊仰戴之冀其安我也豈以富貴而為虐民之具哉武王舉古人之言則見非武王之私意如此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讐所貴乎君者以其善羣也所以謂之王者以其為天下之歸往也紂不能善羣不能為天下所歸往則是一匹之夫與凡人等也豈有天位神器而使一匹之凡夫據其上哉惟人主為天下所歸往則生殺予奪誰敢以為怨人心離散既為獨夫矣惟大作威虐其誰不以為讐哉謂之讐即已之敵也此則不以尊卑論而以曲直論矣樹徳務滋除惡務本善則欲使蔓延惡則芟夷薀崇絶其本根勿使長植

紂乃天下為惡之根本也惡之本不去則武王之善無自而滋蔓于天下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武王以天下為一身天下之讐即武王之讐也故我小子以爾衆士殄絶殲除爾之讐即正明夷卦九三之義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天下之事惟有兩端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矣苟不能果敢強決何以成爾君之功哉迪進也登成也進于果毅則斯能成爾君之功矣多

者則有厚賞其不進者則有顯戮軍事以嚴終則示之以賞罰與甘誓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湯誓予其大賚汝罔有攸赦同此誓衆之法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末章專言文考先儒以為稱父以感衆葢西土之人被文王之化深則信文王也亦深武王稱文考以誓

衆庶幾有以聳動之也又況武王此舉亦非其私意廣文王之聲而卒其伐功也然則文王果有心于得天下乎非也文王之心在于救民武王能終其事救民于水火之中此即文王之志也惟我文考如日月照臨于中天無所不被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亦光也此光為尤著四方至遠者也故以光言西土近文王之都故以顯言聖人之心一視同仁安有遠近之間然地理有遠近亦不能無辯詩曰恵此中國以綏

四方中國言惠四方言綏亦猶西土言顯四方言光也此品節之法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之衆昔文王受命作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予克受非予武武王不敢以武功自居而推其美于文王我之所以勝紂者非我之武能如此惟朕文考上不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民所以我有功也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武王以過歸已而不致歸咎于父以謂受若勝我則我無良善之德自取其敗豈文考之有罪哉然則

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有不戰戰必勝矣而復以為受克予者此有以見聖人有不敢必之心此章當與今朕必往一句對觀之今朕必往者義所當為可必者在己也此章乃不敢以勝自必蓋其不可必者在彼故也學者知聖人之謂必又知聖人之有所不可必可與讀聖經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一